

水銀燈下 邵音音 (2/3)

卓：我記得妳在戲裡有一個鏡頭很惹笑。妳在拍扁一隻鴨，是不是鴨？

邵：雞。冰鮮雞。不過字幕就寫著「臘鴨：冰鮮雞飾」，觀眾一看到字幕就已經笑了。

卓：音音姐妳拍——我說的是「拍扁」的「拍」，不是「拍戲」的拍。

邵：手都損了，手型都變了的。但我拍戲時不告訴大家。日日都要拍，我要牢牢包紮好傷口。如果痛就告訴他們，他們一定會問：「痛不痛？音音姐。要不要休息一下再拍？」那說到底不是還要拍，所以即使手痛不說了。我在拍的時候，一拍之下，突然之間有個工作人員「嗤」、「嗤」地發出怪聲，原來因為憋住氣忍笑仍然漏出聲音。我們現場收聲的嘛，也就是要再來一次了。於是我愈拍就愈黑著臉，其實我痛楚到不得了。但因為我的表情愈認真就愈好笑，配合那隻雞就特別好笑。

卓：我覺得音音姐妳在戲裡每一個動作都很惹笑。

邵：是吧。同時那個導演好玩得……

卓：妳看我們現在也有兩個工作人員在笑得閤不了口……嘻嘻。

邵：好笑嗎？

卓：妳的表情真的很好笑。

邵：那個導演竟然聰明如此，冰鮮雞不就是冰鮮雞嘛，只是戲裡的道具一隻雞而已。他可以打個字幕：「臘鴨：冰鮮雞飾」這已經搞笑到不得了囉。再配合我那個傻乎乎的表情，觀眾就更加笑得厲害。大家都笑著看，到底那隻雞可以怎樣弄到變成臘鴨。接著我又說：「臭崩崩的你不要理了」——陳觀泰說「很臭」嘛，我就叫他說「不要理了，去找牌匾吧」。因為牌匾被梁小龍拿去抹淨了。所以原本留舊武館的牌匾就變了不在這裡，要把它找回來。因為他們的師傅(泰迪羅賓)從醫院回來之前就要掛好牌匾，如果武館牌匾不在的話，師傅就會知道他們把原來的武館改裝成茶餐廳了嘛。所以，「好了好了，儂去尋儂的牌匾去」(用上海話說)。「儂」即是「你」，「尋」就是「尋找」的「尋」，我叫他別理這裡的事，去找武館的牌匾吧。哈，這班工作人員不停模仿、重複我那句上海話，邊講邊哈哈大笑。我說「你們真了不起，根本聽不明白我說的話是甚麼內容，都可以一字不差學到我口音說到這句話。」他們說「當然了，我們搞錄音的嘛」。還說「真係好得意，雖然唔知妳講乜」。所以跟住拍的另一個戲，余詩曼跟方力申的《人約離婚後》時，導演葉念琛要我演的是余詩曼在紐西蘭「著草」回港的一個老朋友。他也要求我在戲中講上海話，「就像在《打擂台》中所說的上海話一樣；好笑啊。」於是我就對方力申講上海話了。但說著說著，我有點擔心地對導演說「我講得太多了，恐怕觀眾不知道我在說甚麼。」正想逐句向大家解釋是甚麼意思時，導演說：「得了。不必抄對白了。我不明白，觀眾也不會明白。」我起初也不了解為

甚麼導演可以接受。到看首映的時候，見到我所說的上海話，打出來的字幕全變了X、交叉位、問號、等號……(x # ★※?)……。我看著真是丈八金剛摸不著腦袋。誰知當我講話時，打出這樣的字幕，觀眾席就不停地笑，根本不介意我在說甚麼。

所以現在這些年輕導演跟以前的導演的藝術處理方式確有分別。竟然可以利用一隻普通不過的道具雞，別出心裁地顯出幽默、創意。

一隻雞可以扮演鴨，字幕打幾個字就令觀眾大笑，我說上海話觀眾不介意聽不聽得懂，看著交叉圓圈的字幕就笑個痛快。這不就是電影的魔力嘛！

卓：這兩件事證明音音姐，妳真是一個好演員。妳必須好玩得，同時甚麼都肯接收，才可以演繹出來。

邵：嗯……我想我都算是一個好演員。

卓：又肯做足準備工夫。我想問妳：妳究竟是不是真的懂得上海話？

邵：當然不懂了。

卓：那妳每一次都要問人了？

邵：那就打電話給芳華。

卓：啊！原來妳每次都要請教芳華姐。

邵：有時也靠自己猜度，因為在香港社會生活也常聽到上海話。而且導演的要求是聽著覺得差不多就行了。

一到了拍戲現場，導演說「音音姐，這個戲妳講上海話」，「吓？」「全部講上海話。」「我不懂講啊！」「不懂講嗎？不懂講不要緊，因為我也不懂。總之妳講些妳不懂我也不懂的上海話就行了。」

哈，那就簡單了。我不懂你這導演也不懂……

卓：妳每一次都是即場學即場講的？

邵：是呀。

卓：很厲害啊。

邵：因為我們在邵氏時期共事的都是上海人嘛。他們即使說普通話也會自然帶著上海口音，聽得多自然有印象了。口音是很難避免的特色，就等在香港有很北京人說廣東話時都「儂x知道……」(講了帶著口音的廣東話)地說著，我們聽來會嘩然：「嘩！乜你咁都得㗎？」但妳知道嗎？在北京的話劇裡，扮演廣東人說廣東話的演員都是這樣說著，他們認為這就是模仿得神似的廣東話了。

我扮上海人講上海話也是盡力而為地模仿而已。如果我去到上海用我認為是的上海話表演，相信上海人聽到會有一半人刺激得躺下來了。

卓：音音姐，這次訪問我要求同事準備好化妝品及攝影器材，他們都問「怎麼了？這不是一個播音節目嗎？」我就告訴他們說，如果訪問音音姐而不為她化妝讓大家見到她講話時的樣貌的話，我們就浪費了這個時段。

邵：哦，不要緊。我無論是跟觀眾、聽眾或是朋友傾談，都是這個性格的。都是喜歡在開心的環境之下接觸。

我以前年輕的時候，看見三十五歲以上的人，就覺得她們老得不得了。四十歲以上就當她們是阿婆了。心想六十歲的人就別出街(見人；演藝行中「出街」是個術語，意即把表演播放出來讓大眾得見)啦。想不到現在我自己過了六十歲，還是這麼活躍，還可以穿著七吋的高跟鞋。但跟我同年代的同行之中，就只剩我還可以穿著五吋到七吋的鞋跟。所有的明星見到我都說「嘩！音音姐妳好『勁』呀！」所以有人勸我不要穿。我答說「不行，還能穿的就要穿」。因為總要有一天我不能再穿了。現在我還有能力穿著高跟鞋跳舞。

卓：妳平時怎麼穿的？無論穿多高跟都可以？

邵：我年輕時一直都穿著很高跟的鞋登台，表演時邊跳邊唱，訓練有素嘛。習慣了一穿高跟鞋就進入最佳準備狀態了。後來發覺原來我穿高跟鞋的體態是這樣「爾雅」的。

卓：哈哈……「爾雅」？

邵：「爾雅」的上海婆？「爾雅」……但好笑的是，當我一聽到陳觀泰說「師傅醒了」，我就說「吓！這麼重要的事你為甚麼不打電話給我？」我一路重複又重複，因為阿婆的心態就是要重複。

(狗吠聲)現在錄音的地點是在我家裡。我約了麻雀腳，所以狗在吠。

卓：為甚麼我們來音音姐家裡錄音呢？因為她家裡很多畫，山水畫。她很喜歡山水畫，兼且自己也有作品，是一些油畫。

邵：哈哈...因為我是宅女，不喜歡出街。

卓：但你也喜歡招呼朋友回家吃飯。

邵：我喜歡交朋友。我不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，亦不是中等有錢人。但是我有好多好多愛我的朋友，特別關心我的朋友。甚至妳所講的那些有障礙的朋友，我都很關心的。我覺得這種感情才是最大的財富。有時那些人一按門鐘；來了幾十人。「吃過飯了？」「未。」好。見到他們開心，我就很開心。這遠遠好過妳有許多錢但沒人敢接近妳，沒人喜歡跟妳做朋友。那有甚麼意思？人最大的財富，就是生活裡面有許多的愛，以及大家互相關心互相照顧。

(再說到《打擂台》戲裡的情境)關心之餘就少不免語氣上有點嘮嘮叨叨。例如我會怪陳觀泰「為甚麼不打電話給我？『師傅醒了』這麼重要的事」。導演問「妳為甚麼把話重複幾次？」「我是阿婆嘛，我想阿婆講話總要重複幾次。」導演說「合理啊。」所以就讓我重複對白了。(說了一句上海話，然後又逐字解釋)。「儂」就是「你」，「哪能」就是「如何」，「x x x」即是「咁重要」，「x x」是「事情」，「儂 x x x x」，即是「你不告訴我」。

跟著叫他找牌匾時又把話重複著說，又肯不嫌辛苦、不嫌惡臭去用雞造臘鴨。然後又匆匆回家裝扮。為甚麼會有這種種表現呢？就因為我暗戀了泰迪羅賓幾十年。他現在醒來了，就令我的心態就像一朵枯萎的玫瑰突然得到灌溉。使我的生命有了愛情！

原來人的生命有了愛情，就是這樣美麗的。所以我就回去化妝、梳洗，將自己弄得白雪雪像個大餅似的。其實我不是要吸引泰迪羅賓，而是因為我心裡

還有愛情。我心裡有火花再呈現。所以我要把自己扮得靚靚的。
在這部戲裡，我成功地完成了人物創作。我所設計細節被(金像獎)評審看到。
有聽到、看到今次訪問的朋友，你們該祝福我。因為這之後突然間有人找我
做主角，想讓我有機會角逐最佳女主角。我已經三年內兩次拿了最佳女配角
獎，已經很勁了。現在還有機會拿第三個獎了。如果妳拜神的就為我拜拜，
天主教的就為我誦聖母經，基督教的就為我「哈利路亞」，回教的就為我求
告阿拉吧。請為我祝福。希望突然間有位導演幫我寫一個劇本讓我擔任女主
角，使我有份角逐，讓我得最佳女主角。這就是我的願望了。

(第二段完)